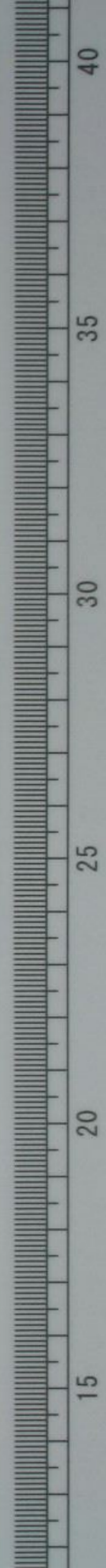


叢桂偶記



一

中武 0
212
1



門武
212
卷

南陽原先生著

翻刻必究

叢桂偶記

南陽先生著述前有瘦狗傷考直指篇未行于世者醫事小言經穴彙解痘瘡策脚氣篇叢記藥語西遊雜記白金錄解毒奇效方寄奇方記等之書部先生之門迎請如市不暇再閱乃今如偶記嗣出二卷小子等先乞而刻塾中其他請間加訂正寬政己未仲春門人大谷恭謹識



叢桂偶記叙

余幼而多病不能飽醫藥。屢煩南陽先生原君刀圭。日來往其叢桂亭。二十年不此矣。以故其門人子弟莫不識余面者。先生近有叢

序

桂何記之作。門弟子相與
繕寫校刊。將以公于世。東
屬序於余。辭不可。余曰。
先生之於醫。既傳三世業。
西學於京師。聞見益廣。
焦神極能。夙播國手之譽。

今刻其所著書。何必仍屬
儒小生如余者稱述。以為
名高之資。子等過矣。且余
不知醫。安能叙醫書。雖然。
以余所聞。允經方。傳自古
而施諸今。古今之邈。其病

萬變葉念翁受。何可執一而
論也。執古之道。以濟今之
事。所以為道。固不能外
乎此。然道之可道。非常道
也。老聃之言。不手然乎。通
古而不泥於古方。知今而

不局於後世。運用之妙。存
於一心。如良將之於兵法。
審其緩急。而治之標準。察
其剛易。而適之剛柔。如良
相之於國政。斯身先生之
所優為。而如偶記特手結。

餘耳。奚少奇說。解友所
祿。單方曲伎。閭巷所傳。
隨獲輒筆。不遑深擇。以
不以為保祕也。夫拯世之
於技者。莫不祕其禁方。以
重精。而先生乃每欲推其

所有餘。以及乎人。其存心於仁
術。之可見矣。夫嘗一脔肉。而
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存
乎其人。門弟子之刻斯書。
豈徒也哉。然余聞先生所著。
高權古今。考據精博。有若

經穴彙詳等諸書。今乃舍
其大。而其細是謀。多乃門
弟子之過。歟。南陽之徒。嘿
未有以。忘。時余頭風方發。
岑々然。不然。外有構心。以
弁斯編。聊書前語。以塞

其責。

寬政庚申之冬。藤田一正
題于梅菴艸堂



叢桂偶記卷之一目次

張仲景

神應侯

厥

白酒

甘艸粉蜜湯

廣東人參

風

怪產

吮癰

吹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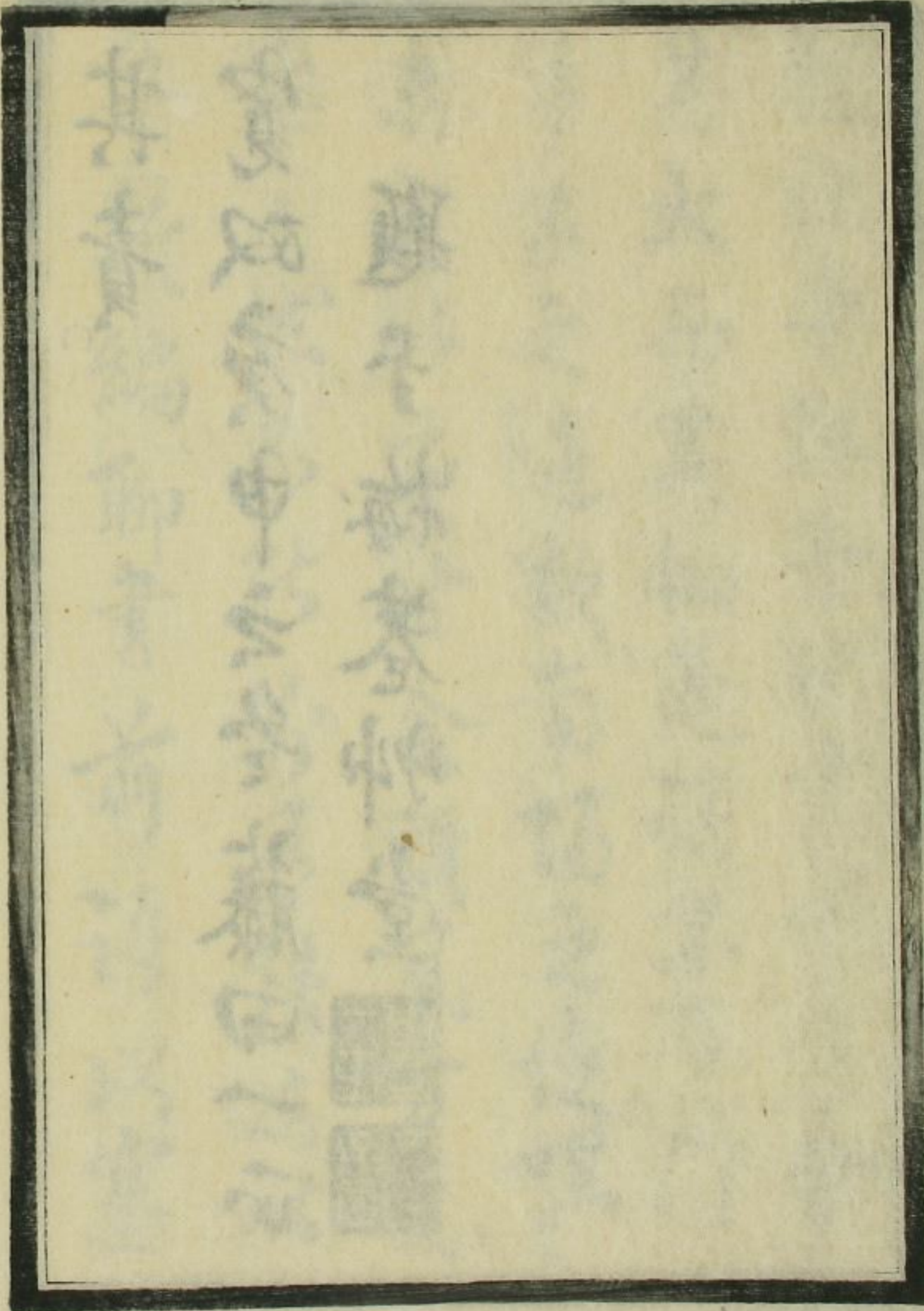
曼陀羅花

黴瘡秘錄

午黃清心圓

傷寒

五毒五藥



叢桂偶記卷之一目次終

死中景

軒輿封

東入卷

封表

大書

南水於城

南水

南水

叢桂偶記卷之一

水戶侍醫——南陽原昌克子柔——著

張仲景

仲景不詳何時人傷寒論自序世人多疑其偽撰而言仲景後漢建安中_中之人而官至長沙太守是以其自序為自序者也。傷寒論序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_十捨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云云范曄後漢書只有張氏為南陽族姓之語果其有張機字仲景南陽人而學同郡張伯

祖者經方大有時名則何不與郭玉華佗等同傳靈

帝時孫堅守長沙後漢書劉表傳曰初平元年長沙

以表為荆州刺史又靈帝紀曰中平四年零陵人觀

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

及袁術有南陽以蕪代領長沙後漢書袁術傳曰術

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

表為南陽太守又表孫堅領豫州刺史司馬彪戰畧

曰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蕪代領長沙太守建安三年長沙太守張羨

率零陵桂陽二郡畔劉表後漢書劉表傳曰三國志

臨湘人也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又喪還鄉

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請表乞喪表義而與之

後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表舉州以應紹紹說其太

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

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

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

遠禍不反與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

弱伏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天命而討有罪孰敢不

服今若率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

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郡以拒表遣使請太祖

太祖大悅○官渡役羨卒子懌嗣為長沙太守劉表

在獻帝建安五年

并之○三國志劉表傳曰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

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

懼南攻零桂北據漢川地以韓玄為長沙太守○三國

志黃

忠傳曰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中郎

將與表徙子磐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

將軍仍就故任統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曹公平

屬長沙太守韓玄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曹公平

偶記卷之一

叢桂亭藏

曰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從之如雲曹
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桂陽零陵曹
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表劉表長子琦為荊州
刺史又征四郡長沙太守韓玄降蜀志先主使諸葛亮
督零桂長沙三郡南三國志諸葛亮傳曰先主遂收江
桂陽長沙三郡○又擢廖立為長沙太守三國志廖
此時建安十三年○又擢廖立為長沙太守立傳曰先
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
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
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
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江南三郡
立脫身走長沙既非漢家有後終屬于吳蜀志曰建
歸先主○長沙既非漢家有後終屬于吳蜀志曰建
孫權以先主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
京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

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
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
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由是觀之靈獻之間似無
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由是觀之靈獻之間似無
令仲景守長沙之日也諸書所記仲景不一皆出于
附託特以皇甫謐所說為古其他不足言焉乃今抄
記其說萬姓統譜一統志歷代名醫傳
皇甫謐甲乙經序曰漢有華佗仲景其他奇方異治
施世者多亦不能盡記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劉季琰
病發於畏惡治之而差云後九季季琰病應發發當
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終如其言仲景見侍中

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
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
服。居三日。見仲景。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
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
十季。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按王
建安二十一年。徙征吳。二十
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此二事。雖扁鵲倉公無
以加也。華佗性惡矜技。終以戮死。仲景論廣伊尹湯
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
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云云。

皇甫謐釋勸文曰。夫才不周用。衆所存也。寢疾彌季
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
斯嘆。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
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
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
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
晉書皇甫
謐傳王冰素問序曰。周有秦公。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
公皆得斯妙道者也。按張公
仲景

李濂醫史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名譽。漢靈帝嘗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與同郡何顥客游洛陽。顥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曰。君季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數日後。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

欺入如此。耶仲宣益深惡之。後三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

張果醫說曰。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瘁。予每見必勸服八味丸。初不甚。後累醫不痊。謾服數量。遂安。或問渴而以八味治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為此方。蓋渴病多是腎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消。但進此劑。殊佳。且藥性溫平。無毒也。

泊宅編

又曰。後漢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術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以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為上手。時人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註曰。出何顛別傳。甲。乙。經。仲景方論序。

三國志演義張松難楊修條曰。問曰。蜀中人物何如。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紀。豈能盡數也。

景為誇。西曰。景書云。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張伯祖。精于治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艸。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譯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昇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劉為一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虞汝明吳郡人古琴疏出說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祖。精于治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艸。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譯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昇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劉為一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徐衢神僊通鑑曰。元嘉辛卯冬。桓帝感寒疾。發熱不止。大醫調治無効。廣徵良醫。傳驛赴京。有舉長沙太

偶記卷之一
六 叢桂亭藏

守張機深達軒岐。刻期召入。病經十七日。機診視曰。正傷寒。擬投一劑。品味輒乃。而計密覆得汗如雨。及且身涼。留機為侍中。初尋陽勵公之傳見朝政。日非歎曰。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遯去。隱少室山。著金匱玉函諸書。陽勵公復來引去。神仙通鑑更始立秀為肅王武共進擊銅馬賊於鉅鹿。群盜悉降。餘賊散入烏桓界。賈復與五校賊戰。深入。被槍。賜撤於外。歸營。悶絕。州澤醫來納腸入腹。以油桑線縫之。出一丹。灌之。遂甦。贈以金帛。醫曰。吾陽勵公也。憐賈君忠勇。故救之。飄然而去。

淵鑑類函曰。漢書云。張機字仲景。南陽之人也。受業

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有傷寒二十二篇。為後世方脈之祖。按漢書誤引

神應侯

神應侯扁鵲。謚也。人多不知。只鍼灸書有神應經。此書題名蓋根蒂于此。通鑑曰。宋仁宗寶元二年。以文宣公孔聖祐從弟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先師也。帝為封扁鵲為神應侯。立祠城西。彭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

位。又致書參政蔡齊為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封張果。醫說引皇朝類死而事有同異。

厥

厥是病名有所結滯壅塞卒然暴發之病。皆以厥字目之。扁鵲所謂五藏蹙中之者暴作也。即是也。晏子春秋曰。厥陽。金匱要畧曰。經云。厥陽獨行。今內經無此語。後世醫家以為冷寒無陽之義者非也。陳徹雪潭居醫約論厥者頗為得。起于手足者厥發之始也。甚至猝倒暴厥忽不知人。輕則漸甦重則即死。最為急候。後世不能詳察。但以手足寒熱為厥。又有以脚

氣為厥者。謬之甚也。雖仲景寒厥熱厥之分。亦以手足為言。蓋彼以辨傷寒之寒熱耳。非若內經之所謂厥也。觀大奇論曰。暴厥者。忽不知人。不能言。調經論曰。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繆刺論曰。手足少陰大陰足陽明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重。而形無所知。其狀若尸。或曰。尸厥若此者。豈止於手足寒熱及脚氣之謂耶。今人多不知厥証。而皆指為中風。寧不誤入乎。夫中風者。病多經絡之憂傷。厥逆者。其內精氣之自奪。故表裏虛實病情當辨。名義不正。無怪其以風治厥也。醫中之害。莫此為甚。古言四支厥冷者。陰陽氣不相順接。手足暴冷也。後世終以為手足冷者。總稱屬不知厥義。厥論曰。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靈樞曰。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為熱。

又中藏經論天地陰陽厥此書雖偽撰然論厥者為
優於後人之說中藏經說天地之陽厥則云驟風暴
雨雲物飛颺論天地之陰厥則云飛
霜走雹朝昏暮靄論人身陽厥暴壅塞忽喘促
四支不收論人身陰厥暴啞卒寒一身拘急按厥
蹇厥通用又作蹇而儒書用蹇醫書用厥左傳曰衛
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蹇其本杜預曰
蹇猶技也荀子曰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
滿夫是之謂國蹇揚倮曰頽倒也列子曰枳食其皮
汁已憤蹇之病張湛曰蹇者氣疾也呂氏春秋曰處
足則為痿為蹇註曰蹇逆疾也又曰出則以輿入則

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蹇之機枚乘七發原於此
語而作蹇痿之機史記扁鵲傳曰暴蹇正義曰釋名
云蹇氣從下蹇起上行外及心脇也又曰尸蹇以上
註家不說壅滯結塞之義後漢趙壹書曰秦越人還
誦太子結脉著其神傷寒論曰藏厥又曰藏結是結
厥音通夫病以厥名者倉公傳有熱蹇風蹇蹇上之
稱其他如卒厥死厥痙厥脉厥陽厥氣厥痰厥血厥
酒厥食厥狂厥肝厥厥頭痛等不可每舉皆屬結義
然不言結曰厥者厥字含畜有所結滯壅結而卒然

暴作之意也。不言脉絕而言脉厥。不言冷逆而言陽厥。為物壅閉。脉氣不來。手足脉絕者。曰脉厥。為物隔絕。陽氣屈伏。不敷於外。一身冰冷者。曰陽厥。此二證多在傷寒內實。癥瘕奔豚。卒發之人。若夫通暢其壅結。則俄頃復故。所謂憤蹙。暴蹙。招蹙。痿蹙。尸蹙。為蹙之蹙。亦此義也。左傳。蹙其本之蹙。固同義。蓋臨父喪。不哀於孝道。既見生蹙之機。言他日必發動。不能有其宗之意也。

白酒

仲景方。枳實薤白白酒湯。人多用清酒。其言曰。白猶白湯之白。又曰。梁武帝詩。金盞盛白酒。因知是美酒也。按白湯與藥湯對。猶白徒白氏之白也。靈樞云。以白酒和桂。而飲美酒。可見白酒與美酒異。學之藥性辨。曰。米酒始熟。未灑而酌。取上澄者。名為白酒。俗呼乃革古米是也。蓋臆說也。造白酒法。諸書不一。揚州府志曰。白酒各州縣皆有。用草麴三日可成。味極美。食物本艸曰。白酒處處有之。以蓼與麴釀米為酒母。以水隨下。隨飲。初下時味嫩而甘。隔宿味老而酢矣。

武帝所詠白酒蓋此類。王遜藥性纂要曰：杭州白酒乃石灰湯也。飲之不特肚脹而舌燥，口苦最為害人。由是觀之，白酒多種，皆非入藥用之品也。禮內則曰：酒有清白。鄭玄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醪。廣韻曰：苦酒，周禮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註曰：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本草綱目曰：飲膳標題云：白者曰醴。玉篇曰：白酒也。周禮天官酒正鄭曰：釋文曰：即今白醴酒也。白酒千金方作白葢漿，即醴也。外臺

方作白葢酒。程衍道註曰：葢音再，醴漿也。又按字典音代說文：醴漿也。玉篇釋米汁也。周禮天官酒正漿註：葢漿，葢之言載也。米汁相載也。乃今用醴為得飲膳正要曰：米醴為上入藥用。

甘艸粉蜜湯

諸注家釋粉曰：即粉錫也。一名白粉。一名鉛粉。又名胡粉。此乃用鉛化造者。其法詳于李氏綱目。今以藥舖呼篤烏那慈地者為真，勿用婦人傳面稱和失魯肥者以有夾雜也。本草逢言曰：甘艸粉蜜湯治虺病。

吐涎心痛專取胡粉殺蟲甘艸安胃蜜以誘入蟲口也。又傷寒直解及論註皆以為鉛粉以故近世古方家先生皆用胡粉而不疑。按千金方并外臺方作梁米粉蓋本論粉上脫梁米二字也。千金外臺以不題其方名人徒看過傳謬而已。

廣東人參

世有稱廣東人參者。往年官禁不許市賣。蓋以其非參類也。近禁漸開。得貨之人多貴重之。以為勝韓種人參。議者或疑以為沙參。或以為零餘子。人參

紛紛無明徵而用之者。亦雖知其非參類。而以其味大似人參。用之而不疑。頃問之長崎人。曰。或嘗以朝鮮廣東韓種竹節四種人參示之。和蘭瘍醫ヘルマアニスレツテキ。皆不識之。只指廣東人參曰。亞墨利加ソム。寬政丙辰和蘭將來廣東人參若干斤。又題曰。亞墨利加ソム。仍識此物產亞墨利加。和蘭譯士榭林達夫。近來于水戶。予相見。因示此稿。達夫曰。歐羅巴地不生參。ソム參之蘭名也。參音サシ。蓋誤聞為ソム者。嘗記廣東人呂大圭者。來崎陽。上書言其地不產人參。閱大明一統志。廣東者古百粵之地。而其產

無人參。廣東新語曰：越無人參。蘇長公嘗種羅浮。有詩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靈苗此孕育，肩膀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真味終祖禰。由是視之，廣東不生人參者，可知也。頃閱徐應登所序醫便，載金不換三七，試驗曰：出自粵西，惟右江南等州蠻夷地名為最。粵西是廣東，則所謂廣東人參，即金不換三七也。此物從來奇藥，故世用廣東人參者，偶中守株而已。本艸綱目所說三七之解，不一。時珍曰：近傳一種草者，即今所謂三七也。與金不

換不同。如其主治綱目所載，瀕湖集簡方醫便皆同。又孫光裕血症全集載之，共無補氣之說。但是係血藥，用廣東人參者，知之而臨病者，則其誤鮮矣。集簡方載在本艸綱目。今只記醫便血症全集。

醫便曰：金不換三七經驗仙方。

三七出自粵西，惟右江南等州蠻夷地名為最。產于險峻山谷之間，真味似人參，每莖上七葉，下三根，故名三七。重擬良金，又名金不換，又名血見愁，專治血歸經絡，効最莫比。今將治法開具于後。

一治金及箭傷。跌跖傷損。血出不止。自嚼少許。罨患處。即愈。

一治婦人赤白帶下。每服用一錢。研末。温酒送下。

一治吐血。用一錢。自嚼。茅花煎湯。或米湯送下。

一治男婦傷寒。口齒不開。將生姜擦齒。用姜湯調二

錢服。

一治婦人產後敗血作疼。用一錢。或五分。艾葉煎湯。

老酒。研末送下。自嚼亦可。

一治男婦被打傷。青腫不消。用一錢。嚼細。塗患。即消。

一治男婦害眼。十分沈重。不開。用一錢。嚼爛。塗眼外。

一宵即愈。醫鑑云。水磨塗眼眶。

一治男婦紅白痢疾。用一錢。研末。木香黃連煎湯。或

米泔水送下。

一治蛇傷。虎傷。用一錢。磨細。酒送。餘嚼塗患。立効。

一治畏人下。蠱毒。先嚼一錢。遇毒。即返神効。

一治男婦喉瘋。單雙鵝頭。用一錢。為末。鹽酒送下。

一治男婦心氣疼痛。量季久近。用二錢。或一錢。為末。

温酒調下。或自嚼酒送下。亦可。

一治小兒痘疹。用一錢蜜水滾熱服下。
一治男婦血淋。用一錢燈草姜湯送下。
一治婦人血山崩。量年遠近。研末一錢。用淡白酒。或米湯服。一二次即愈。
一治腸紅下血。用四物湯加三七五分服。最效。或用槐角煎湯。或空心用溫酒服。
一治杖傷或及破淤血。取三七。隨傷大小。咀嚼。吞之。即愈。行杖時。先服一錢。亦可。使血不沖心。杖後尤宜屢服之。

一治男婦生無名腫毒。或癰疽等瘡。疼痛不止。一二錢。研細塗上。痛即止。或初成。或未成。以好米醋磨塗。即散。

血症全集曰。三七即金不換。止吐衄血。下血。血崩。氣味甘。微苦溫。主治。止血。散血。血運血痛。乃陽明厥陰血分之藥。故能一切血病。吐血衄血。山參一錢。白嚼米湯送下。或用五分加入八物湯。下血血崩。研末。同白酒調服。一二錢。或入四物湯服。血痢。米泔水調服。

風

東涯先生曰。中風之病。未詳其名義。以為中於風。則寒疾之症也。所謂中風者。非寒疾。近代醫書雖有其說。亦未的確。蓋風非風雨之風也。為氣而解之。其義稍通。心氣疾。氣血疾。充滿軀內。而運動流行者。皆可以稱風。所謂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風者。天地之氣也。故釋之以氣。癩瘡稱大風。其為氣義。可以見也。又有腸風。胃風。又有白癩風。紫癩風。此等疾。有風名者。皆氣血錯亂所致也。又小兒有急慢驚風。又狂病曰心

風。曰風疾。唐書曰。風疾使酒。不可入仕。是狂亂醉狂。不在官也。狂人稱風癩漢。又稱風子。又單用風字。以為心疾。是皆指心氣錯亂也。中風之病。一身氣血。偏枯軟痿。作種種形狀。是為風所中也。西土又有相墓術。謂之風水。又名地理。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出于有身集要。是豈地中有風乎。又言其氣而已。佛書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四大假合。為幻體。四大各歸其源。煖氣歸于火。轉動歸于風。出于圓覺經。夫風在人身。所轉動也。是亦指氣也。又犬之狂。曰

舉。金匱要畧說中風者有與傷寒論不吻合者。金匱是蠹餘殘簡。後人所輯錄不足為徵焉。然後漢既以偏枯為中風。或單稱風疾。表忠傳曰。風疾瘖不能言。又三國志註。曹瞞傳曰。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于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

於是益得肆意。此稱中風者。父母病之。其子多病之。屬內因。所謂大麻風癩風大風等諸名。皆為一義也。至如風狂風癩風狗風魔。則又別為一義。通鑑曰。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胡三省曰。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太夫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為風。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是與風狂風癩之風同義也。

怪產

夏修已背折而生禹殷簡狄胃剖而生契嘗以為不可信城北多賀郡折橋村一農婦經閉腹滿諸醫認為鼓脹後數月臍上發疽既潰膿汁雜出毛髮人以為異日後潰口出一足衆皆敬愕瘍醫斷之從是日出顛蓋脊肋諸骨及袍腸始知其姓調理數月得愈古史所記不可誣也治之者門人在司以文之父友智實寬政戊午七月之事也

吮癰

史記吳起傳曰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前漢書鄧通傳曰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齧癰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克嘗以為吮疽齧癰者良將與士卒分勞苦者佞臣淫蠱媚主者不問驗與不驗必在得其心而有此事也水戶城

西飯富村有一農夫貧且魯加之累年不登於是計營益窮因舉田宅賣之身為瘍醫家奴因識一二煉膏乃辭還里自稱得治癰疽之妙舊知奴生平者竊嗤笑焉無乞療者奴又餓隣里偶有患疽者其家貧無迎醫之資因招奴奴欣然應招貼膏然斷斷兮無他技唯自吮其疽而已其疽不日而愈又有一財翁患癰者名家國手不能治之初患疽者屢譽奴之効翁亦以經數醫之手而不治終令奴療之又唯嗽吮如初而新肉大起無幾報病於是隣里鄉黨刮舌改

觀來迎接踵余嘗見其奴實一癡漢只可令吮之而已奴曰膿味不同有經久而味不惡者又有臭惡不堪者吮之數日則其惡味漸復已復則生肉活血可指期而治焉其瘡瘍吉凶安危皆以三寸舌卜之百不失一焉蓋古吮疽齧癰不啻示慈愛結人心佞諂承順媚人主以其有良驗奇効有此事也

吹霎

癸辛雜識曰吹霎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傷寒感冷意問之則謾言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繼閱方書於香

芎散證治云。吹霎傷風頭痛發熱。此必有所據。今攷香芎散。香芎丸及湯。未見吹霎字。其方出風病門。按吹霎猶言風雨。吹是比吹朔吹之吹。霎字書曰。雨聲也。蓋言吹與聲者。說風雨氣為濕淫之形容歟。

曼陀羅花

曼陀羅花。本草綱目曰。相傳此花笑采釀酒飲令人舞。予常試之。飲頃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驗也。今試之。不問莖葉花實。末之酒服。伍六分。周身麻木。不知痛痒。又煎一錢許服之。亦可麻力稍劣。又

與火麻子花

莖枯者益良。陰乾。

等分。熱酒調服。三錢。昏昏如

癡。手足不仁。或甘睡不醒。或神心不守。如風狂。三二日復故。然其性人人異。又有如死者。或云用之一老人。不醒終死。宜斟酌作劑。凡割肉刮骨。不可無此藥也。又以末塗之。皮膚頑麻。然不徹肉。與塗烏頭者同効。近聞西京中神以隣用之。諸病其効多端。余未及識其人。又本草載茱利根。以酒磨一寸服。則昏迷一日。乃醒。二寸二日。三寸三日。凡跌損骨節。脫臼接骨者。用此。則不知痛。余未試。河間紀氏所著姑妄聽之。

曰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為鬼婦告父母開冢驗視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脇癥瘕呼隣婦視乃其伏覓其夫已遁矣蓋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蹙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蕪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婚而私與隣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婿家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

鞫是獄欲引開棺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情謀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徵瘡秘錄

海寧陳司成徵瘡秘錄以崇禎壬申就後閱宋竇漢卿瘡瘍全書全部十三卷康熙中洪瞻巖陳友恭所校其中載徵瘡秘錄而文有小異同稽之全編漢卿裔孫夢鱗增補而行世者也其序有隆慶三年之記因疑隆慶崇禎相去六十年陳司成何物取竇氏成

說自為已說後又得瘡瘍全書一部十二卷無徽瘡
秘錄文曰宋燕山竇漢卿輯著明三衢大酉堂繡梓
因識日所閱瘡瘍全書加陳司成癩瘡秘錄而射利
當時即康熙中共陳二人之所為也讀者返知之

午黃清心圓

癸辛雜識曰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官監造有
官監門又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十局出售則
又各有監官皆以選人經任者為之謂之京局官皆
異時朝士之儲悉屬之大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

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十萬朝廷舉以償之祖宗
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為諸史藥盜竊至
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橐橐為姦朝廷莫之知
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為朝士及有力者所
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得分毫及民也獨暑藥臘藥分
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為之稍精緻
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辨也若夫和
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
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美然其間差訛者亦

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嘗見一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門中山芋丸。當時不知緣何誤寫在此方後。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說而改之。信然。凡此類必多有之。信乎。誤註本艸。非細故也。克校之。今本藥味序次多失誤。又不載山芋丸方。諸虛門中。只有大山蘓圓。大低相適。據山蘓圓方。除其藥味。則餘牛黃麝香。羚羊角。龍腦。黃芩。雄黃。犀角。蒲黃。八味。是即牛黃清

心圓。而外更餘地黃一味。然未知此說何所據也。黎居士易簡方等所載清心圓。與局方所載同。

傷寒

甚哉。醫之難學。夫醫雖末技。原為政之一端。凡有情之物。不能無疾病。故設醫藥而救夭札之患矣。神農氏嘗百艸。而醫藥興焉。然而正史不載。其所謂本經。後人偽託之書。比之素問難經。則又覺稍下一等。何以素難為醫家古典。而爭衡於六經乎。而二書惟說鍼灸。如其方藥。則措而不舉。醫果興于神農。則素難

何不載其言。夫以湯液為不足用，而不及鍼灸之効。耶。蓋素問之書，非一時一人之作。合數篇而為一部者。據文辭而可見也。或云出于戰國。或云就於漢時。又云與淮南子同作。至五運六氣之說，則唐王冰之所偽作。而古醫籍所未嘗有也。夫醫之用，備人身之變者，而其道賤小也。後學者欲廣大其道，仍轉說其常，則不能不言神仙却老延齡之術。終離先王之道。別說至人真人，爾後千載論醫者，祖述之滔滔者。天下皆是難經。蓋就於一人之手，其論不全。知素問者。

之所著也。蓋作者固不假名於扁鵲，而後人尊信之，遂冒之以扁鵲。然而二書之出去古未遠，古言之可徵者，往往散在各篇，是不可悉信，而不可悉廢焉。要之醫之興，未可知創何時也。然與謂之未可知創何時也。不如謂之興于神農也。後漢張仲景傷寒論始載方藥，或云輯古方而作，或云仲景造之。後漢書無列傳，其考既詳于前。今以仲景為仲景，惟此一書可謂古典也。諸論有晉王叔和插入素難語，大失其真之說。今所傳傷寒論，去叔和之世既遠矣，亦非叔和。

所撰次之舊。嗚呼。醫為政之一端。而不齒于藝苑。人
士捨而不按。古書亦多不傳。幸有傷寒論。亦只殘簡
不全。而加之有後人攙入。醫之難學。余每長大息于
此。仲景之書。固是與諸醫籍不同。古來註者。不知而
說之。以其不同。而欲同。其不同。方柄圓鑿。終至言古
方不。互今人。中世以來。淫理論。五運相尅。司天在泉
之說。習熟久。為性。微之。仲景。而不通。則以其所信說。
攙入其書中。亦不得已也。吾邦之民。不見干戈
者。二百年于此。承平之久。右文之化。以及吾醫。艮山

先生一唱。古醫方。人始知讀傷寒論。自是海內知古
方。宜今人。折衷于仲景。說傷寒者。何徒數十家比之。
西土則其勝遠矣。只其說古方者。明吳又可最有所
見。然其著溫疫論。開卷說邪在募原。達原。飲主之者。
是徒欲建奇幟於千古者。而不足怪。其僻建言家之
常態也。至如言白虎。達表氣之劑。逐邪不可拘結糞。
及其他所言。踏實地。溯源流。實識古方者也。若言溫
疫與傷寒不同。則亦是素難家之醫而已。舊習既為
性。不足深責也。傷寒論與素難之言不同。其題名傷

寒者以群籍正傷寒之說而解之則難通原與冬寒之寒不相闕又曰中風者與群籍同看則半身不仁口眼喎斜於仲景則不然論既見于風字條吳又可又言傷寒少而溫疫多矣實傷寒少而溫疫多則仲景何置其多而論其少乎或言傷寒者雅士之言溫疫者田舍間之稱夫或然或不然余嘗有荅桃井桃菴書頗辨此事併附于此曰
本月十六日得老兄之書不題日月不知其幾日發承仲景論中中風傷寒真溫疫三證之事謹領

其詳不佞始以為老兄之於醫以復古為業且刻日之事仲景所未嘗論而老兄之新得更得其詳則有益于斯醫矣仍問其詳耳老兄蓋以建一家之言為務古人之說或有不合老兄之論者則皆以為不至實境豈欲令天下人心悉同老兄乎何其所見之狹乎不佞素不好爭故不欲言老兄建言之非只問刻日之事而已其刻日者仲景所未嘗言故言無取徵之地又論不佞之所言中風傷寒皆是單病而真溫疫別是一證亦是仲景所未

嘗言而老兄之私說也。老兄又曰：溫者，溫熱也。南天之餘氣，即所謂瘴癘是也。瘴者，彰也。南天彰明之淫氣，高山亦彰明。故有山嵐瘴氣，亦是仲景所未嘗言也。風土氣候，不與傷寒相涉。讀仲景書，漫引他醫籍，則徒費解。夫風土之說，嶺南衛生方等有論說。老兄何執滯斯空論乎？願高其論。老兄又曰：疫者，行役有鬼而流行也。故謂之疫。古人所名，不亦正乎？亦是仲景所未嘗言，而以疫為有鬼者，彼我一般。漢有剛卯帶之之制。後漢有振子逐疫

之式。仲景本邦打鬼豆、擊鬼木之類，是也。聖人言語怪力亂神，假令有鬼行之於理療之日，一切無用。又與命名之義不相協。老兄何以言之正乎？未知老兄刻日之法，有殺鬼技否。凡疫鬼為祟之類，觀聊齋志異等，則其怪非老兄所言之比。老兄又曰：叔和一失古訓，而素難偽學興焉。素難雖晚出，而叔和以前之書，何其言謬。老兄又以皇甫謐序文中，原于伊尹湯液之語為徵。唯夫甲乙經既後，于叔和而伊尹湯液之事，正史不記，何足以為徵。

焉此他老兄所言不遑枚舉辨之願老兄讀天下書而臨醫事則復古之學可與言不佞竊為老兄惜之是等之事一面晤則竹破冰釋東西三百里無緣相見為可憾焉今為老兄陳鄙見請老兄少留意夫傷寒中風者輕重之稱呼共失其理則傳至陰證又有合病併病亦有輕重之分也故周編論之大陽篇中溫病一句後人之所知何則論中不再言是全係以他醫籍併論傷寒溫病所補入也夫仲景之所論傷寒者正史所記疫是也疫者取淫疫之義云說文曰民皆疾也是與他醫方書曰正傷寒者不同四時之通名也蓋後漢時或偶呼疫為傷寒崔寔政論亦有傷寒語其他經史未見有之小品方曰傷寒是雅士辭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謠此說雖謬然不以傷寒溫疫為二證者稍可取也老兄所謂真溫病仲景未嘗言又其溫疫豈有真假二證乎老兄若留意於此則不佞之所試猶可論若夫橫義臆斷互以為是則不佞所不屑不欲與老兄爭也照亮不盡

副治驗二首畢覽完璧。所論國字書。大氏答本書中。故不別陳。不佞偏頭痛。刺尺中。去惡血。後覺了。了。勿勞念。不佞所申尺中。非老兄所謂指腹為尺中者。統希省察。

五毒五藥

古語往往指藥言毒藥。皆是比諭之言也。古方家先生常以為談資。凡藥之為物。對疾而為用。其不冠毒字。亦非常用物。仰藥而死之類。可以見也。周禮所說毒藥原是二物。東門隨筆既辨之。然無明證。敵異說。

藤田子定辨之。而示余。其說鑿鑿。有據。明了。乃今錄諸左。曰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鄭玄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按此孟子引書之文。而鄭玄不直引書者。今所謂古文尚書。晉時始行。鄭玄尚未之觀。故也。近世大儒物茂卿引此。以解論語李康子饋藥。夫子不嘗之章。而醫人好奇者。徂聞其說。遂創為古方家者流。謂疾醫之業。非專用毒藥。不可。妄庸之徒。一意攻擊其病。雖除其人。亦隨而斃。故時人有古方善殺人之謔。不意二王王莽王安石之後。周禮再

流毒于世也。以余觀之，此不善讀周禮之過也。夫醫師衆醫食醫疾醫醫之長，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猶後世尚藥局也。其職固云：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則上文所謂聚毒藥者，迺以供疾醫瘍醫等之事也。藥則疾醫職所謂五藥。注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毒則瘍醫職所謂五毒。注云：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總而曰：毒藥，其不言五者，從省文也。康成以為藥之辛苦者，雖與良藥苦口之談相類。古書良藥苦口，或有作口者。然下文明言五藥五毒，則不可從也。以

毒藥為五毒五藥，不獨余臆說，昔人亦有此解。項闕姜兆錫周禮輯義，其解既已如此，更攷明柯尚遷周禮全經云：毒謂五毒，攻之之毒藥，謂五藥，療之之藥，二物也。聚之所，以共衆醫之用。其說最為明了。余請更詳其說：假如典婦功之職，為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而典絲職曰：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織帛。典枲職曰：及獻功，受苦功。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典婦功統之，則曰：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監，謂分別苦良，其織帛與布紵之類。即典絲之良功，典枲之苦功，猶省五毒五藥而言。毒藥也。疾醫職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

聲五色。賦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醫師。瘍醫職曰。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醎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醫師之職。統之則曰。聚毒藥。以共醫事。例以苦良之為良。功苦功。斯可以証其為五藥五毒矣。蓋古人命名。各有其義。均之草木蟲石穀。自其可以攻之而言。則為毒。自其可以療養而言。則為藥。故

瘍醫職。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副殺之齊。則備有五毒五藥。而疾醫職。掌萬民之疾病。則言五味五穀五藥。而不言五毒。可以見已。今之古方醫。動以周禮疾醫為口實。不知本職實無五毒之文。可發一笑也。

右余偶讀周禮。因考究及此。嘆世無精細讀書之人。然余不學醫。未知其說於醫事。當否如何也。聊錄呈南陽原先生。乞其是正。

叢桂偶記卷之一

